

故宮
珍本
纂刊

詹
氏
性
理
小
辨

共二冊
第二冊



故宮博物院編

海南出版社

故宮珍本叢刊第 347 冊子部儒家類

故宮博物院編

詹氏性理小辨

第二冊（共二冊）

海南出版社

鄧平如藏
PDG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故宮珍本叢刊.第 346~347 冊,子部.儒家/故宮博物院編.-影印本.-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0.12

本輯包括:詹氏性理小辨/(明)詹景鳳撰

ISBN 7-80645-868-9

I.故… II.故… III.古籍-善本-故宮博物院-叢刊 IV.Z121.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0)第 75449 號

故宮珍本叢刊第 347 冊

子部·儒家

詹氏性理小辨

第二冊(共二冊)

故宮博物院編

責任編輯:李升召

*

海南出版社出版發行

海南省海口市金盤開發區建設三橫路 2 號 郵政編碼:570216

湖南省新華印刷三廠印刷

湖南省長沙市韶山路 158 號 郵政編碼:410004

本書正文用紙由金城造紙(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生產

·CIP·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開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26.75 印數:1-400 冊

ISBN 7-80645-868-9/Z·35

定價:1460 元(子部儒家 27 種共 8 冊)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方面問題請與我社或承印廠聯係
我社為本書每冊(種)書新編的目錄均置於每冊書末

詹氏性理小辨卷之三十四

新安詹景鳳東園

著

淮陰朱維藩价卿

訂

秣陵王元貞孟起

校

人道辨行自編四

法制 禮教 風俗

刑賞

法制

慎子曰法度者不可巧以詐偽

君子創法制貴在與天下人心周通乃行斯久遠

管子曰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

強^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四

法制

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

強民以其所惡則詐偽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

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王荆公初參政視廟堂如無人及行新法怒目諸公

此輩坐不讀書耳時趙清簡公同參知政事獨折之

曰君言失矣如臯夔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公默然

夫帝王之法不過以當時人情宜之故書之簡冊以

為憲程是以君子制治各因時情不必盡以古書為

法故曰上者因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與之爭

慎子曰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

莫不自為也化而使之為我則莫可得而用是故先

王不受祿者不臣不厚祿者不與入人不得其所以

自為也則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為不用人之為

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此謂之因

周禮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

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小司寇擯以叙

進而問焉以衆輔志敝謀其意不過欲通民情勿使

壅于下也

夫因人之情者非縱民之情也平其情使各得其所

為心者而已不令之怒不令之怨不令之喜也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四

二 法制

夫治天下若持衡然將以平之是故不可昂也不可

低也今以偏駁之心制法不過即弗及矣故君子因

事相^上宜以求合譬諸用人李供奉非賢乎然而用

之揆藻則合用之守官則弛文丞相非忠乎然而用

之筭勝則踈用之守死則合誠各有宜耳夫宜不可

以一律求譬諸食器琉璃碗豈不珍若以注明水供

上帝則宜至夫朝饗夕飧不如磁甌濁醪糲飯豈不

簡易若盛^承土簋以羞王公則嘔至夫樵父野老享

之不啻昏醞玉粒矣

今之為治者謂士大夫必侵蟬細民也而法必竣于

士大夫偏也不知念偏而奸民乘之妄誣士大夫之家遂至禍結訟連力盡身灾彼其初意豈不佳但一偏之細民士大夫便不得其平矣及其卒之而細民之始藉以行詐者反因以干憲是兩敗俱傷偏之適以害之蓋士大夫中自有恂恂長者細民中自有硤硤戮民于茲緣情設教斯其爲良法乎

法莫善于嚴莫不善于寬寬非英明之君不能行然而英明之君不常有嚴則人望而畏之故犯法者稀是嚴乃所以爲寬也但貴夫以不忍之心行之

後世而欲興治嚴尤當去聲矣何則人心非古昔也自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四

三 法制

三代既終言治必稱漢文漢文罪必當罪是其嚴也故薄昭必誅而淮南王必遷若武帝刑誅只可謂苛而不可謂嚴漢元則寬矣一寬便弛遂不復振夫子叙書而錄呂刑于周衰之始有以也

治不可以無術如今日鄉黨長者而無術直以寬恕行之人不謂忠厚反以爲易與而凌犯之謂彼不我校也其何能訓鄉黨古稱聖王不測之化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知謂非其妙術耶然則寬以爲心嚴以爲法亦治之術也法嚴體尊朝舉而夕行矣

法嚴而行之貴簡不嚴則不足以鎮末俗而行吾政

若嚴而不簡則苛酷而民被其殃

治以和厚爲主今之刻薄者其始念皆欲爲君子惟心存非和厚之體無不忍之真但欲用以見已清明故遂刻薄而不自知

法簡則民受簡之利繁即欲利民而民已受繁之害矣夏政簡商在繁簡之間周近繁至末流繁極而周亡矣漢簡而唐在繁簡之間然而漢唐之亡也亦皆以繁

天下戶口寧使天下隱匿若必設法一以爲清出此聚歛之臣欲見已功者耳爲官立法病在要見已功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四

四 法制

則不暇爲民

佛眼曰用事勿失于急急則不可救勿失于詳詳則無所容

薛文清曰待左右當嚴而惠夫嚴而不惠自速禍耳于民法亦宜然

輓近世之人夫安可以上世之治治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正謂在得古人之意不在拘古之迹也後世若欲底定其民而興古治恐申商之法有必不可廢者如其示之嚴威用之簡重視人身命若已身命而不輕置刑視人困憊若已困憊而不輕勞力即

今日賢聖法矣夫申商病不在法也其意但欲令已之法行足以繁繼而拘止之逼脅而驅使之不復顧人之心願是已爲重以人爲輕所與聖賢異此也

初蜀平其人如董和黃權李嚴等璋所授用者也吳懿費觀等璋婚親也彭美璋所擯棄也劉巴所忌恨也亮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是以大和及亮敷治乃尚嚴峻人多怨嘆者法正謂宜如高祖約法三章故事亮曰秦以政苛民怨故高祖用之而濟劉璋闇弱政刑廢弛故蜀人驕恣君臣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驕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四

五 法制

以致弊實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于斯著矣

楊用修曰宋儒論孔明爲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孔明不以經術教後主而乃以刑名兵法可邪唐子西云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畧爲貴後主寬厚襟量有餘而權略智謀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爲憂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責輕重慎權衡申子嚴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金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又觀古文苑載先

主臨終勅後主云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可觀誦之三國志載孟孝裕問卻正太子情尚正以虔恭仁恕答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去何如耳然則孝裕先主之見皆與孔明旨合宋儒獨乃以病孔明嗟夫茲識時務所爲必歸之俊傑也夫

有權畧智調然後識時務識時務然後可與議制法慎子曰法所以一人心也夫投鈎以分財投策以分馬非鈎策爲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美使得惡者不知所以惡此所以塞願望也

唐氏小辨

卷之三十四

六 法制

議法貴審變法貴斷疑者事之賊也寬者事之蠹也欲致天下之治誠不可廢事尤不可喜事若法無甚敝可無改而焜耀其聰明必欲改之此喜事也而害甚于廢若當改而偷安苟且此事之賊也必釀成大禍變而至不可爲故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曰需事之下也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子貢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若夫牽制文義無能斷制此腐儒之行逕非所以語帝王之大畧也劉向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誠然哉

剡子曰古者紀官或以雲或以火或以水或以龍至
吾祖而以鳥自顯顯氏以來不能紀遠乃紀于近爲
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後世去古益遠其人
視聖人益遠可能迹古法而行之哉只益舛耳

太玄曰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與道神
之革而化之與時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
能因天道乃馴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而
不知革物失其則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匪
時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喪其紀因革乎因革國家
之矩范也矩范之動成敗之效也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四

七 法制

儒者法古而拘不知達變難與語治如夫子志欲行
周公之道及告顏子爲邦乃止服周之冕而不一
取之公旦何告之不如所志也良以聖人制法各損
其時之不中以就夫時之中時乎時乎弗能達也過
此時而民風變民心移矣向之中者今又爲不中而
當監改矣孔子之法周公正法其監二代者是故告
顏子以監四代不然公一亦一公二亦二則子莫之
執中尔諺曰以書爲御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不達
事之實之言可默想也是故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
不同法而伯觀鄉順宜鄉異而用變矣因事制禮事

異而禮易矣若夫拘所見而溺所聞以膠固非所以
論法之外也故曰以此居官守法可也主父衛鞅之
言曰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此主父衛
鞅之人非也而言是也其心偏也宋世之俗儒其人
似也而言非也其心亦偏也故曰正者道之正變者
道之中異于已而不非者公子求善者也

商君變法主父變服雖事不可襲而議論實合古人
之意乃其病則在任已意而不法古人之心

禹親立舜朝行舜之事歷年多矣一旦禪焉弗能循
舜舊而改虞治豈不欲法舜哉其時殊也由斯而談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四

八 法制

禹之改舜亦猶舜之改軒后與帝嚳耳
衛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言于公曰疑行去聲無成疑
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且
夫有高人_上之行者必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固見
毀於民語曰愚者暗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
與慮始可與樂洛音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
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
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
利民不循於禮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
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

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敎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去聲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

主父語公子成家等曰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却冠絺音茂絺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四

九 法制

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主父變服又下商君一等要皆豪傑之槩後有知變之聖人不能廢其言也吾儕政當得于聖賢古書外耳如井田封建二事則後世所必不可行者柳子厚封建論于古今之時情事之變審矣其論若與前聖殊實可以稽前聖而不拂夫古制不宜于今寧獨一封建哉儒者詆爲強辭奪正理且夫所謂理者當于

時人之心而謂理也如論中述郡邑理安云云當于人心否孔子生平自任信而好古至論爲邦歷聖二千餘年間所因但四事而已不因不已多乎如必一一循古非古則訶詆以爲苟道不知茅茨土簋以供御衣皮茹毛以聊生于今日可行否

郡縣則千郡一心同歸于主以其勢不能自私之也封建則百國百心各植其私以其勢不能公同之也今日封建視古尤易生亂實以人心不古易于搖動難于鎮定而又人資之以勢人資之以勢則我勢分矣勢分則我難于兼制勢資則彼易于搆合片言鼓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四

十 法制

行自危者比干而立矣吾將如彼何且無論漢七國卽如唐諸鎮可覘見已

井田與封建共貫耳封建以其地分君子井田以其地分小人封建不可復則井田亦不可復如今日欲行井田弊尤不可勝言反不如聽人自相懋易之爲便也蓋天地生人必有所以生之豈必井田而後可免死哉卽無田亦必有自聊生活之計如今日天下無井田然人自食力亦有含鋪鼓腹之風豈可謂非太平大諦財出官給則人人皆謂可得却似無主而爭弊反多財出自力而一介不能與人人亦絕望却

似有主而爭弊反少以人自爲界限也卽如後世限田均田勢亦難行行亦無益徒起侵奪吞噬相爲爭計耳

國朝封建諸王與郡縣錯而使監司守令監之無事則子孫坐享不能作威福以病民有事而子孫枝衍四方官民屬望係焉可以推戴而興復也蓋郡縣封建並行妙術法之萬世而無弊者也

夫吾之論法制而先伯畧非遺古聖而今之從也景以今之時勢人心惟伯畧可圖耳管仲商君李惺李斯豈不知古者哉誠有見于其時也何則古事簡而詹氏小辨卷之三十四 十一 法制

法不必多一舉百靜渺潛圖陰梗之變態古人少而醇朴無他腸一揮百定非蜩起鳴張之情狀故封建井田可行也若至秦而復循其故吾懼始皇之世已不免紛紛而何待于繼世然則始皇之能大定于當世者徹封建井田之爲功也而卒亡于二世者積暴烈于百餘年又以阿房長城驪山趣之故民不堪命而思亂也非法之罪也有遠畧者必辨焉

方遜志氏曰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當秦之世而滅六諸侯一

天下而其心以爲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強耳變封建而爲郡縣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匹夫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爲諸侯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爲之備而其亡也皆出其所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于亂狄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負蓋世之才其于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于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四

十二 法制

此而禍興於彼終至於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夫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下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于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事之所必無者而豈天道哉

禮教

子貢曰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以不知禮譏之子聞之曰是禮也始知禮爲敬慎之心是人之實心也故曰禮失求之野野人簡朴無禮然而其實存矣記曰禮從宜事從俗又曰時爲大若謂禮而必法古舊則何以曰時乎宜乎何則三王不相襲禮也張華謂漢末喪亂絕無玉珮今所作玉珮受于王燦是謂必得三代玉珮而後爲禮也苟爲不得將終不珮玉乎如其無之因義制珮奚爲不可

古者大司成合國之子弟教以樂德樂詩樂舞蓋曰不可斯須去身矣乃今之教則若與樂不相干何也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四

十三禮義

蓋古者人心惇朴醇一其偏也朴而過焉者也教以樂則心與之適于平而合于和故曰成於樂也後世教類禮施事任其情不知所立卽日用飲食且以貪饕蕩志矧于聽樂不惟無益反以動其極娛之想而成其縱佚之非竊謂樂教後世不必復立人心放蕩惟禮可以檢束之故禮教于今日最宜也然禮之體嚴乃用之則適協于人心是和也樂不在其中耶昔唐太宗謂治之隆替不係于樂杜淹曰齊陳之將亡作伴侶曲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道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由于樂也上曰不然樂能感

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今二曲俱存朕爲公奏之公豈悲乎

太史公作樂書始于勅幾戰懼終于無德不可輕用輕用則有禍教但存其勅幾戰懼之始心可耳教而使之由禮則言動視聽皆不可輕肆手足耳目口鼻皆有所檢飲食衣服官室器物皆有所限止交際會遇燕飲皆有式是故其人駸駸焉日就于閑而不知

夫古禮今不可行矣嘗試以禮之大者言之古者人

唐氏小辨卷之三十四

十四禮教

君三年喪畢而後卽位周自成康先卽位以安人心乃諒陰之禮紬焉蓋權其時以審所重則安人心之爲重耳孔子曰古之人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曰古之人則今之不然可知聖人豈不欲人君行三年喪者哉時不能行卽不行也夫以周之時而不能行商之禮況今日哉故斷之曰爲治不在復古禮也程正叔云禮之本出于民之情聖人因而導之耳禮之器出于民之俗聖人而節文之耳假令聖人復出必因今日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也朱子云古禮繁褥後人于禮日益踈畧然居今而欲復古禮

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修令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

藉殘古禮樂器數難復考見如必盡考則懼考訂未能詳而歲月已不待人

子厚云古人無椅卓智非不能及也聖人之才豈不如今人但席地則體恭可以伏拜此言非也夫古人之無椅卓其時則然古人豈爲體恭可以伏拜之故而不設椅卓哉昔伏羲畫卦以爲圖可以示矣故遂不思爲係辭至文周之時非辭不可矣至孔子之時非傳贊又不可矣之非周孔之智有加于羲也其時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四

五 禮教

然也古人之不立椅卓以其時樸畧就如今之人君坐之地使羣臣往朝之豈不甚褻威重是以設椅設棹又設高座卽起而伏拜又何不便也

禮文之極若欲反之忠質須乘大亂之後乃能故周文必至秦之亂亡紛爭然後民窮力弊事不得不從省故漢興高文景能以儉率之朱子謂行井田亦須經大亂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累朝積亂之極後乘此機方能而橫渠乃謂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井田可服此真空談未臨事者之口頰夫事亦須臨乃見難耳

大歸君子改作須其時人心有欲變之機若無故而驟起議變其誰不駭

朱子云曾子臨死丁寧只說所貴乎道者三三者是大本大原今所理會許多正是邊豆之事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非是孔子如何能盡到今人不學曾孟反欲學孔子多能此爲愈博而愈不似孔子也漢韋玄成上元帝祭義有云臣聞祭自外至者也禮由中出于心者也故惟聖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饗親此說大本大原亦直動容貌三者曾子是教敬子脩身大諦古人皆自身心言教言學後人則只是文詞器數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四

十六 禮教

先王設庠序學校後世亦庠序學校乃造士卒不能如古則所造之法殊耳蓋古以德義誘人學今以爵祿誘人學古者四十始仕則四十前皆安于修身迺德無望祿之心矣今則童稚始學執筆便欲干祿至其進之也古以德行今以浮文文似行卽盜賊必錄之脫有一二志士厲行潛修則羣然而訕笑之以爲謀身之拙習俗如此司世教者安乎不安乎走也竊昧竊謂國之所恃以久長在世教世教端則風俗厚風俗厚則節義著其亡其亡係于包桑殆節義之心

爲之彼建國君民立教爲先謂非以此故耶

今之保甲卽秦之連坐什伍之法則古人井邑丘乘之遺今之議保甲者太詳歷歷不廢大都以詰奸禁暴爲事使有司信能修之蓋亦有足賴者然而非其至也夫蒞政莫重于和民和民莫先于化俗故孟子陳王道則曰制其田里教之樹畜論齊田則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然則化俗和民古之人率由此道寧獨執斯故智云爾哉今之稱吏治曰某能吏善督租善治獄彼亦自謂已能吏矣然于民風奚補焉至如酷吏則以刑爲教亦能致民外戶不閉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四

十七 禮教

道不拾遺顧其民非僻之心尚在也今使士師而摘發境內朝焉戮一不孝夕焉戮一不孝寧能盡境內之民而歸之孝悌乎未也假令其鄉共推一長者立約而期會朝舉一人而譽于衆曰某也孝某也悌同約聞之不勸乎夕舉一人而徇于衆曰某也不孝某也不悌同約聞之不懲乎故三代之世日討其民而與之爲鄉射爲鄉飲豈直爲美觀哉誠通于其心將以化俗而和民也

今之各學教官無益世教彼皆暮年而得一官生平豪氣都盡獨有在得之心而不知戒日與諸生較修

儀其卑鄙齷齪之狀莫可言只堪嘲笑徒以喪士人真氣作其輕玩而成其猥陋之習竊謂教官於國最冗員也 聖祖初意蓋憫廩生老于青衿不忍遽遺然須于應貢時嚴考見有文理荒謬人品卑陋者準以教諭名色發還家則貢之人數汰而彼身亦榮未爲不忠厚也至其員則府限三縣限二之則一員亦可又乏卽以廩生之長者署之亦可緣此官無責任不過行移文稽各生數目而已其關係各生行檢進退則自有邑令與督學使者如此不惟每歲可爲國家省十餘萬廩餼亦省諸貧生每歲束修以爲此議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四

十八 禮教

甚便固非曰爲教子弟惜金錢政以此輩重金錢坐令士人日習于卑鄙也

國學之所教者曰國子生其俊例則事詩書與不事詩書者半然皆藉資貲輸納養成驕悍飄肆有日大司成卽欲挽其習而陶冶之固難施矣何則驕悍則強梗而不從教飄肆則縱佚而難就檢加以刻削必且不堪而跳梁寬則辟雍爲戲局矣須日嚴課時董成使不遑暇于放僻亦不爲成材未成材之分大畧倣歲貢法二年一試必經書論策近通方與出監赴部撥歷如罔通卽十年在班勿問也如此則彼不得

不讀書作文庶幾心少頓于書文而驕悍寢寢可抑
 翫尋寢寢可歛不然是羣子弟而趣之非僻也蓋始
 焉爲國置財既不得已而資其輸納則亦不得已而
 曲成其人庶他日授官亦不至于罔兩冒昧

近日有開納之例光祿署丞與五城兵馬國子生以
 加納六白金而領選無問賢愚三年坐轉府通判舉
 人以任邑令與邑掌教五六年而後纔轉通判進士
 三四年而纔得轉又芸窓寒苦俛首經傳去不知從
 幾許年來而今不必經傳不必三場歷試不必才智
 廉能一朝以六白金驟躋此位是六白金賢于舉人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四

九 禮教

進士也國家開科嚴主司開通之禁今以六白金與
 人通判是縣官自鬻舉人進士也天下人士見縣官
 重六白金如此孰不稀冀而得六白金何必讀書是
 率天下棄詩書而金幣也其何以風殆匪所以爲教
 也及其當官將惟知金幣爾計以前前輸納者盡取
 償于今日而私名曰收責緣此膏粱子弟眼進階政
 蠹民艱豈其關心彼之庸鄙日責子母錢於黎首又
 曷惑焉國家苟知樽節量歲入出用可自足何有區
 區數百金乃倡開納而所得又曾不足以勝彼所害
 不已左乎欲求世教清肅難矣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四

二十 禮教

舉人會試入場自嘉正而上禮頗優之防檢視鄉場
 殊畧謂其歌鹿鳴而來已稱賢也顧人品不齊多有
 以防疎而懷挾者監臨御史搜出惡去而白上旨
 下枷一月乃次場猶有犯者彼其人誠可恨顧枷之
 非所以養士人之廉耻也走竊以爲枷之不如殺之
 禁既厲矣犯則廷杖六十下詔獄牢禁俟後科復有
 犯者入乃釋前犯者如無彼即老死獄中如斯庶可
 厲士人亦以全國體不然過者見而指之曰此鹿鳴
 賢賓也如國體何予嘗有當乎賈生之言曰人主之
 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古者聖王制爲等
 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
 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
 及也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辱不加其身者尊
 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禮貌大
 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
 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
 庶同黥劓髡髮笞撻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
 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無廼握重權大官
 而有徒隸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
 法者按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

枕冠雖敝不以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輪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適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下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古稱賈生通達國體斯言殊切世教而今乃舉人枷之宜乎不宜乎亦曰死即死尔盖其人不足惜也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四

禮教

人謂棘園搜檢防閑之嚴盖原以盜賊待天下士使其妻妾見之未有不羞而泣者固是矣然天下自有若而人則搜檢防閑亦不能不然君子亦顧吾所措心何如耳彼自搜檢自防閑于我何損盖時制然也今值盛時非天地閑賢人隱之日乃以此陋應舉而不爲豈從周之心哉世亦有說作官若便爲汙者既以出應舉舉矣作官自是我分去聲當爲習俗不察多美此言嗟乎官何能汙人人但自汙官尔之皆頗僻者之言也而玄達者不言之

風俗

夫風俗之關于天下大矣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銅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水而財之削鋸脩磨具之迹流布漆墨其上輪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纓帛爲茵蔣席蔣草名頗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爲大輅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然

詹氏小辨

卷之三十四

風俗

則風之日侈一日盖時有必至雖禹湯不能挽之復返不然周公豈好繁文者哉乃知文侈不足深爲天下慮吾所深慮者今日天下士大夫之情好議論流爲習俗洽于斯人之心隨天下人人親犯之而人人自安之有黜陟所無能及刑罰所無能加者何也天下盡習之以爲是不知其非則何黜何罰故黜罰不加焉而反尊尚之慕效之脫有一人而凝然特出不隨波流則僉謂乖異而共排之矣尚安望其復返哉若江河洪流日下有不值沃焦而弗止者吾安知其所終此風已成俗已習熟係于國家非細故也

古者稱人高曰有至性曰有氣槩又或美之爲性行爲氣類爲氣節今于凡抱性不羣特立獨行節槩自負則共詆呵曰斯人有性氣此不宜作宦也及見有論議持可否審是非不爲阿附則曰之人任性負氣非用世士也則謀共摧之務斥逐之乃已爲國任官惟擇夫選要無分辨唯然靡所執持一意逢迎足恭下氣者而大任超遷之蓋今世仕道以巧避不任事爲持重以險詐詭獮爲智慮以可否無擇爲渾厚以俯首聽從爲恭順以口緘心諂爲謙謹以巧伺善承爲高才以苟賤卑汙爲盛德以豐幣重賄爲豪傑以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四

二十三 風俗

不爲人憐豈不以才賢來妬之媒耶人設本心未喪必且樂爲才賢彼妬人必甘爲不肖者耳蓋所謂咲罵任他咲罵好官我自爲之者也

貪風亦自古爲然何則天下非錢不行仕而無錢不黜則謫則無聲譽人誰甘此不甘則貪亦其情也嘗見有官至通顯仕塗並以清修許之彼亦自以清修驕矜人矣然家暗起筐盈官溢索朽貫斷豈天雨金錢耶此其人必巧于受賄工于行賄故利與名雙得耳夫非險詭之極者歟今鄉黨親戚朋友見有行宦歸來但只問官資不問官聲如有歸來百兩則驚嘆

詹氏小辨

卷之二十四

二十四 風俗

曰是個人不枉與讀書或以廉正被擠歸而壁立蕭然則共嗤咲曰拙物曰作人烏用爲此枉與讀書有錢不識取有官不識轉腹但有文章能療饑乎此風蓋徧海內爲然

夫不貪之人至難得矣鄉甲二科之士既貪官又貪利又貪名以資可兼貪也貢監吏員則爲金錢出服宦官但曰了事名非所冀也自予所見天下真不貪嘉隆迄今惟剛峯海公一人次則吾鄉漢陽太守程金心與海公一而才氣稍未充故名不著于世在任以上官涼其供億不悅遂飄然還印歸始歸賣袍笏

自給既盡訓童蒙里中資其束修歲六七金以老無子今近八十餘終死一介不取也漢川張民部遂先爲南京吏部司務轉戶部員外陞郎中爲人清徹干骨而好學不苟合南吏部自前五十年餘迄今但輪大察部中當黜一人則以司務舉人官易制共排以爲浮躁令代四司甲科之不肯而當黜者于是四司獲以保全謀蓋設自一講道學司官于是私著爲例五十年中南吏部司務靡一不浮躁黜故張陞後黜仍不免吏部司務浮躁而歸家赤然一身亦以訓童蒙給日頃大旱四年饑餒屢瀕于死一介非義終不詹氏小辨卷之三十四 王五風俗

令到目前也今年七十餘矣予未識其人蓋楚侗師與予言二人而已可多得乎
今世居官而賢則往往違道干譽亦賢者之習俗也然世人賢之亦莫知以爲非大諦居官則視官事所宜禪于民實否烏得任已但任已卽不便于人而人被其害故居官切不可一有所好有則人盡迎合之何良俊曰昔呂申公當國好禪學一時縉紳大夫競事談禪當時謂之禪鑽今之仕宦有教士長民之責者此皆士風民俗之所表率苟一倡之則天下之人羣趣影附此等豈有實心向學不過假此結在上之

知求以濟其私耳豪傑之士無位展抱退處講明迪後固無不可若既受民社之寄而乃終日空談全廢政務豈非聖世必誅者哉王伯安先生從游者最衆彼不但無妨職業然當統岡橫水用兵之時敵人偵知其講學不甚設備而我兵已深入其巢穴盖用兵則因講學而用奇行政則講學兼施於政術此真天人三代以後豈多見而後世中才希世而效之此欲以學鑽也尔日又有疏鑽見一出位言事枝而落藉者數年後驟起人咸畏之爭以金餽之莫敢不贊歎已亦自任大賢以意熏轅當世人莫敢與稽于是縉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四

王六風俗

紳艷之無問然否各進一疏希一斥以來殊擢重名大利于後而尔日又有病鑽知已之不能委瑣又羞小官不能超格逕陞遂以病告去人不知而咸高之屢轉不起轉而京堂病卽立愈夫京堂非聖藥耶然二鑽而計必講學學其大鑽乎公然而風成矣

今世風俗之最懞忤者其一曰講學之徒心本狡獪而外飾中規中矩之形容良知之談不絕于口穿窬之心轉劇于內講者學也而心非爲學借以趨勢賈名取高位而市重利所謂志不在小者也人人知其狡僞而不敢議不敢犯則以其所藉之名大也而天

下是非得失賢否反若有自彼口出者則所乘之勢重也予以其害甚于邪說誣民仁義顛倒而破滅之然乃冥然自信此今之至可痛哭者也其一曰稱詩之徒竊取前聞補綴成篇誕自誇詡以為作者而高視闊步矜氣大言以凌跨朋儕放情枯酒嫚罵猖狂猥自標舉以為節狹而高歌擊劍或笑或哭以矯誣流俗曰吾能為人死生遨遊公卿之門內借聲勢而外顧為輕詆以自掩曰某縉紳豈聲聲者彼得吾而價長耳及以請託而造之立下風以仰承意旨低眉輕聲以冀其聽念曰吾掇數十金還耳萬一不得則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四

二十七風聲

反唇怒目而相稽曰若輩賢否出吾口汝目中自無眸子吾豈虛受人堅金白璧者哉汝請俟之吾立令銅駝置荆棘中耳顛倒是非亂為謗毀以恐惕當世而橫無忌憚此亦今之至可痛哭者也要以二家皆為利耳乃稱詩之徒則明言明欲得之講學之徒無言而以意取陽推而陰以術獵之不大得不厭焉

夫稱詩之徒不談道義吾何責焉講學則欲以道義鳴天下而外飾內狡為不取以市大取之計布大利以行不利之心此至不肖之行然乃以其談籠絡當世使天下人心罹其害墮其術為其移易而莫之覺

察若道家所云報應不誣則此等子孫必無噍類彼公然貪利之人禍猶淺也蓋嘗戲言之謂此法門入之至易以談空說知不必讀書修行也乃暗所享受則甚奢而用力至寡是獵名之捷徑希位之要津取勢之良媒市利之壟斷也無惑乎人競趨之然乃有志者惡道焉

庾翼與殷浩書云王夷甫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名教以靜亂源而乃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華競凡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如是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實之未定弊風之未革也

詹氏小辨卷之三十四

二十八風聲

昔人謂處士全盜虛聲則亦其風成之也今世無處士而有講學與疏病三鑽

上下大夫之別閭閻侃侃也

去聲

也未嘗定以上大

夫為上賢或疵而贊為美定以下大夫為下賢有美而故誣滅之謂劣也此今習俗之別非所別也

郁離子有言一人習之衆心隨之遂以成風是故衆醉惡醒衆貪惡廉衆淫惡貞衆汙惡潔衆枉惡直衆情惡勤衆佞惡忠衆私惡公衆嬖惡禮

千寶曰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可弗慎歟

刑賞